

8-5



史書佔俾引

筆叢乙部

九六卷

余少而好史佔俾之暇有概於心輒書片楮投篋中曠日彌月駸駸數十百條已丑北還養疴溪上稍以餘日檢括諸故書顧向篋中塵埒滿焉亟取拂拭之積楮宛然而強半蠹齒鼠侵不可句矣因念昔之好事有什襲砥砩千金敝帚者而竊慨余之有類乎是也輒稍銓擇離爲四篇內以辯體外以辯時冗以辯誣雜以辯惑於前人弗求異也亦弗能同也或曰子輿氏之辯弗得已也子是之辯其得已與其弗得已與毋亦得已而弗已與余亡以答因題曰史書佔俾

而藏之秋望應麟識

史書佔俾引

史書佔俾一

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內篇

尚書春秋聖人之史也檀弓左傳賢人之史也史記漢書文人之史也後漢宋書亂人之史也三國元魏小人之史也趙宋遼金夷人之史也舉其人而史之得失文之高下瞭然矣

尚書史之善善者也春秋史之惡惡者也尚書弗誅桀紂乎然以明放伐也猶之乎善善也春秋弗進桓文乎然以防亂賊也猶之乎惡惡也劉知幾以馬班

爲善善南董爲惡惡細矣

三皇以前無良史乎而孔甲之盤盂紀於班氏焉惜哉乎其弗傳也七國以前皆良史乎而史墨之邪詞紀於左氏焉惜哉乎其遂傳也

左傳史記漢書後漢三國其文之以代降也若歷階而下也晉魏齊梁靡冗不稱史矣而有李延壽之六朝焉唐宋遼金僻濫不稱史矣而有歐陽氏之五代焉李唐之初也歐宋之盛也然而非曄壽比也

才學識三長足盡史乎未也有公心焉直筆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徵維公與直庶幾盡矣秦漢而下三長不乏二善靡聞左馬恢恢差無異說班書陳志金粟交關沈傳裴略家門互易史乎史乎

直則公公則直胡以別也而或有不盡符焉張湯杜周之酷附見他傳公矣而筆不能無曲也裴松沈璞之文相訐一時直矣而心不能無私也

夫直有未盡則心雖公猶私也公有未盡則筆雖直猶曲也其聖人乎彼子西不害其爲公禮哀公無損其爲直

甚矣史之不易也寸管之蒐羅宇宙備焉非以萬人

之識爲一人之識不可也隻詞之褒貶天壤流焉非以萬人之衷爲一人之衷不可也

史百代者蒐羅放軼難矣而其實易也史一代者耳目見聞易矣而其實難也予奪褒貶之權異也

陳范有史才而無史學沈魏嬴史學而乏史才左馬班氏足稱具美其識雖互有是非然創始之難百倍因也故匪後人所及也

尚書秦誓錄自新也而以爲周曆之終是尚書者識緯之靡也春秋獲麟傷吾道也而以爲素王之瑞是春秋者符籙之首也說經者胡可以弗慎也

春秋以字爲褒貶者也左傳以詞爲褒貶者也馬班以事爲褒貶者也以事者繁於詞文人能之以詞者顯於字君子能之以字者微而彰簡而覈非大聖大賢弗能也故左之後有荀表班之後有曄壽春秋之後微紫陽其孰續之

謂國語出於左氏胡以徵也丘明作傳之後文或餘於紀載也事或軼於編摩也附經弗燕郢乎入傳弗贅疣乎故別創篇名也翼春秋爲內傳稱國語爲外傳猶之子內篇外篇也文內集外集也內外傳或矛盾焉兩存之以備考也或致疑焉非也

國策之文粗國語之文細國語之氣肅國策之氣雄
國語左氏末弩乎國策馬氏先鞭乎

汲冢四書皆史也紀年春秋也周書尚書也穆天子
起居注也盛姬錄逸事家也山海經稱禹益實周末
都邑簿也其文皆以法勝也

史惡繁而尚簡素矣曷謂繁叢脞冗闕之謂也非文
多之謂也曷謂簡峻潔謹嚴之謂也非文寡之謂也
故文之繁簡可以定史之優劣而尚有不必然也較
卷軸之重輕計年代之近遠紕乎論哉

子長敘事喜馳騁故其詞蕪蔓者多謂繁於孟堅可
也然而勝孟堅者以其馳騁也孟堅敘事尚剪裁故
其詞蕪蔓者寡謂簡於子長可也然而遜子長者以
其剪裁也執前說可與槩諸史之是非通後說可與
較二史之優劣

讀之閱肆沉雄浩乎司馬之氣矣而左規右矩一字
增損末由也繹之精嚴簡奧淵乎左氏之法矣而長
谷大川萬怪惶惑叵測也而其義律之乎春秋其旨
合之乎尚書弗少悖也史之至也

司馬班氏人自爲史其史也史百代而有餘司馬班
氏合而爲史其史也史一代而不足則史非專不可

也馬氏不啻談遷也世爲太史矣遷而始成而猶少
孫補也班氏不啻彪固也半因太史矣固而始成而
猶大家續也則史非久不可也

晉梁陳齊周隋六史皆唐人撰也梁陳姚東北齊李
百藥周令狐德芬學一家也文一手也中獨晉隋羣
彥所修而晉史大爲猥雜隋史差自精詳以委任異
宜才用乖協故也

李延壽南北諸史出而沈約魏收不行歐陽氏新唐
五代成而劉昫盧遜咸廢延壽刪沈魏之繁者也歐
陽振劉盧之弱者也大槩彼善於此亦因襲易爲功

也

舊唐書無論大義乖刺其辭過俚而不文也其體過
冗而靡節也新書雖晦澁務奇二病則庶乎免也事
增文減作史名言豈容以書廢哉

謂後漢書之文不若三國志之質也是不知質勝則
野之說者也謂新唐書之簡不若舊唐書之贍也是
不知贍而不穢之說者也然後漢非真能文者真能
文者左氏也新唐非真能簡者真能簡者檀弓也

簡之勝繁以簡之得者論也繁之遜簡以繁之失者
論也要各有攸當焉繁之得者遇簡之得者則簡勝

簡之失者遇繁之得者則繁勝執是以論繁簡庶幾乎

合作則簡者約而該繁者贍而整不合作則繁者猥而冗簡者澁而枯檀弓左傳繁與簡俱得者也故左傳高而檀弓獨勝也舊唐新書繁與簡俱失者也故新書僻而舊唐弗如也

昔人謂史記不如左傳左傳不如檀弓似也而以一事之繁簡定三代之等差則非也夫文固有簡者不必工而繁者不必拙夫工與拙可以較等差而較之乎一事吾猶弗敢也矧一事之繁簡也舉其全挈其大齊其本揣其末可與言古人矣

檀弓之于左傳意勝也左傳之于史記法勝也史記之于漢書氣勝也漢書之于後漢實勝也後漢之于三國華勝也三國之于六朝樸勝也則檀弓史記無法左傳漢書弗文乎非是之謂也

衛青李廣鈞武夫也廣事終身如覩而青寥寥也曹沫荆軻同刺客也軻事千載若新而沫寥寥也以敘有詳略也然則史固貴繁耶曰簡哉而繁有當也亦觀太史之敘倉公乎連篇累牘靡弗厭焉相如竊女曼倩滑稽雖其文瓌瑋可喜而大體不無戾也

詩人多窮信矣史氏多厄何也世以高明鬼瞰褒貶
天刑夫天網恢矣而史佐其漏鬼責眇矣而史暴其
微幽贊叅兩功則宏矣而胡以罪也必以紀載失實
賞罰徇私胡以弗盲陳壽腐魏收而族許敬宗哉是
必有其故矣

夫詩潛天地通神明文之精莫加焉夫史贊兩儀苞
三極文之矩莫並焉撮其精則神以太過而竭故詩
人多窮且多天肩其重則任以太過而顛故史氏多
厄且多刑夫詩以一字千秋者也史以千秋一字者
也其達踰王公而壽計元會矣能亡窮且厄耶

左丘廢史遷辱班椽縲中郎獄陳壽放范曄戮魏收
剖崔浩族甚矣唐以前史氏之厄也退之避而弗承
其有餘畏哉而不知後之爲唐爲宋者若劉若宋若
二歐陽顯特甚矣

唐而前之爲史者其人輕而其史重宋而下之爲史
者其人重而其史輕其人輕也而史重則輕者因以
重其人重也而史輕則重者因以輕然使左遷生唐
宋亦不能爲春秋史記也

而唐宋史大弗類則
以乏左史馬遷故也

史之體製遷實創之而其義例纖悉班始備也然雄
偉跌宕之氣衰焉子長列傳一人始末或述其名或

稱其字或兼其姓或舉其官既匪春秋之義奚取左氏之規也孟堅槩自編端總其姓字後但著名遂爲定體百世咸遵此類頗衆舉例其餘大槩作者在前易於損益故也史記如廉藺實田刺客貨殖數人合傳亦史變體班始人自爲傳後世因之夫史之論贊而豈苟哉終身履歷百代勸懲係焉子長諸傳不盡廢此義也至稱羽重瞳紀信營墓無關大體頗近稗官矣自漢而後歷代史臣壹規班氏詎皆聾聵要在適衷近時貴重子長不求大體專蒐奧僻詡爲神奇恐太史有靈不當一笑也

史漢二書魏晉以還紛無定說爲班左袒蓋十七焉唐自韓柳始壹頌子長孟堅稍詘至宋鄭漁仲劉會孟又抑揚過甚不足憑也 明諸論隲差得其衷

班馬之書晉隋以前習其義者不啻百家而於詞忽焉唐宋以後習其詞者亦且百家而於義踈焉故史漢之學盛於六代之前而其文貴於六代之後蓋至明而極矣六代至唐爲班氏學至衆著述傳者殆數十家史記次之

唐以前作史者專精於史以文爲史之餘波唐以後能文者泛濫於文以史爲文之一體惟賦與詩亦然故賦迄於左思史窮於陳壽皆漢之餘也故曹劉李杜韓柳氏出而宇宙耳目又一觀矣

唐以前史之人一而其業精故史無弗成而無弗善
唐以後史之人二而其任重故史有弗善而無弗成
唐之時史之人雜而其秩輕其責小而其謗鉅故作
者不必成成者不必善觀劉知幾之啓蕭相韓吏部
之答柳州噫可想矣

文之難在賦似矣而出於魏收之口則私也史之難
在志似矣而出於鄭樵之口則私也收以賦炯喝温
邢然以左馬較相如則文有不必賦樵以志椰榆陳
范然以曄壽方沈約則史有不必志而收之能賦樵
之能志與否吾未暇辯也夫遷之賦不見於秩文志

曄之志不曰以法未終乎要不必以此論也

漢秩文志遷有

賦八篇

專任易功乎吾於司馬氏史徵焉兼收易業乎吾於
司馬氏史徵焉後世不然兼其人專其臆兼其任專
其筆故班范而後筏矣

孟堅武仲有伯仲之稱而班以漢書崛然與司馬爭
雄晉唐之際幾左席焉傳沒沒於崔蔡之間而莫能
自異也顏謝文章日揭江左范之譽聞蓋遠非儔而
後漢一書逾壽接固延之靈運遂爲詞人昔人謂詩
有別才吾亦謂史有別才也

以昌黎毛穎之筆而馳驟古人奚患其不史也而順宗錄有取舍之譏曹王碑多軋茁之調柳以史筆推韓與書翊戴至矣而韓弗任也段秀實傳一變足珍他絕不覩李習之翽銳以史自居第唐一代詎止高楊兩女子哉宋王曾蘇氏重名居館職徒成故事隆平集今傳非荀表匹也史有別才歷較唐宋諸子益信矣

用顏師古等于紀傳用李淳風等于表志唐任人可法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歐陽疎於事而表志子京僻於文而紀傳宋任人可監者也而不必盡論其書也斯各任之準也夫李延壽嘗與修諸史矣胡以弗南北若也夫歐陽修嘗與修唐書矣胡以弗五代如也斯獨任之衡也

孔甲黃帝史也尹佚成王史也劉歆七略班志稗文昭昭載焉而劉知幾以孔甲爲夏尹佚爲商得無剿夏帝之名傳有熊之佐乎尹佚曰周人也又成世也卽史佚無可疑者劉旣誤於先而復稱於後遂使二孔甲合而爲一一史佚分而爲二皆不考之過也

陳壽三國志魏吳蜀也而唐丘悅三國典略則后周北齊南梁爲三國也歐陽修五代史梁唐晉漢周也

而唐張詢古五代新說則梁陳北齊後周及隋爲五

代也

按五代之名實起太宗命諸臣修梁陳至隋五
史故當時謂之五代而晉書以御撰不與也楊
用修以唐末五代當之固陋晦
伯止言詢古新說亦未盡也

裴松之之注三國也劉孝標之注世說也偏記雜談
芻收博采迨今藉以傳焉非直有功二氏亦大有造
諸家乎若其綜核精嚴繳駁平允允哉史之忠臣古
之益友也

劉孝標有續世說十卷劉義慶有小說十卷惜哉其
俱弗傳也藉傳晉梁雅詞今尚盈耳哉

臨川書諸目俱稱世說今題世說新語係語於說胡
贅也世說之名起於劉向義慶書出向已弗傳然皆
劉氏也孝標之注會孟之評劉氏三絕乎

劉知幾之論史也晰於史矣吾於其論史而知其弗
能史也其文近淺猥而遠馴雅其識精瑣屑而迷遠
大其衷饒訐迫而乏端平善乎子京曰呵古則工而
自爲則拙也

甚矣唐人之陋也劉知幾史通稱舜囚堯禹放舜啓
誅益太甲殺伊尹文王殺季歷成湯僞讓仲尼飾智
矜愚斯數言者戰國有之然識者亡弗謂虛也胡子
玄驟以爲實也至謂舜禹湯文同於操懿裕衍而尚

書春秋之妄過於沈約王沉斯名教之首誅矣
史通之爲書其文劉勰也而藻繪弗如其識王充也
而輕訐殆過其所指摘雖多中昔人然第文義之粗
體例之末而自以窮王道揆人倫括萬殊吞千有然
哉

史通之所謂惑若赤眉積甲史氏彌文文鴛飛瓦委
巷鄙說皆非所惑者也至竹書殺尹汲冢放堯則當
惑而不惑史通之所謂疑若克明峻德帝典所傳比
屋可封盛世之象皆亡可疑者也而山海詭詞論衡
邪說則當疑而弗疑余謂劉有史學無史筆有史裁

無史識也

唐柳璨有史通析微十卷專駁子玄之謬
宋世尚存今無刻本劉書必與此並行庶
無害名教不爾恐
所益微所損大也

何法盛盜之魁也許敬宗奸之首也世知郭象之剽
莊而不知法盛之剽晉世知魏收之穢魏而不知敬
宗之穢唐所以然者法盛書不盛行於後而敬宗書
已夙毀於前也

柳宗元愛國語愛其文也非國語非其義也義詭僻
則非文傑異則愛弗相掩也好而知惡宗元於國語
有焉論者以柳操戈入室弗察者又羣然和之然則
文之工者傷理倍道皆弗論乎

虞槃作非非國語余
欲作非非非國語爲

柳解嘲第
未見本書

孟堅之推太史至矣其駁太史公矣前人製作瑜而掩之私也瑕而匿之亦私也孟堅法太史者也謂有競心吾弗敢信也

聖公藉新市之兵盆子憑赤眉之衆其烏合同也聖公稱尊流汗浹背盆子建號宛縮欲啼其負乘同也光武之臣聖公亦高祖之君義帝蔚宗後漢黜聖公同盆子起光武首東京孟堅之旨協矣子玄以爲聖公不當降光武不當先悖矣乎

史遷列羽紀也班氏列羽傳也各有當焉遷通史前代雖秦楚弗容貶也班獨史當代雖唐虞不得詳也讀沈約魏收諸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得也其浮詞簡也讀范曄陳壽二史而知李延壽之史之失也其瑣說詳也

晉史之文猥而襍宋梁陳之史猥而浮宋遼金之史猥而陋

古今具史才而能芻及諸體者班氏乎賦與襍文靡弗善也廼詩亦有之左馬卿雲兼撮其勝矣曄壽自史外者作亡聞沈魏著作間覩而史非其任永叔之于班也桓司馬于劉司空乎

退之之避史筆也柳州諍之是矣然其時故有說焉
淮西碑則以爲失實而踣而段文昌改撰之順宗錄
則以爲不稱而廢而韋處厚續撰之毛穎傳足繼太
史廼當時諄其滑稽裴晉公書後世訾其紕繆使退
之而任史其禍變當有甚此者柳徒責韓而莫能自
奮其時故不易也

唐文章近史者三焉退之毛穎之于太史也子厚逸
事之于孟堅也紫薇燕將之于國策也宋而下蔑聞
矣

唐之才弗任史矣而治史者故不乏也顏師古之於
漢也精矣司馬貞之於史也覈矣劉知幾之通辨矣
魏玄成之志該矣而亦皆不能無憾也

紀傳之史創於司馬氏而成於班氏也編年之史備
於司馬氏而精於朱氏也司馬班氏出而漢以後之
爲紀傳者靡矣司馬朱氏出而宋以前之爲編年者
廢矣

李仁父之長編續涑水者也呂伯恭之大事翼紫陽
者也廬陵氏之五代眉山氏之古史孫之翰范祖禹
之鑑與論宋視唐雖才情弗逮而製作頗有餘也
胡康侯之傳春秋也胡明仲之讀諸史也宋人敘事

遠非漢埒而其論事核於唐

觀綱目於既成亡足異也夷考厥初難言哉夫陳壽魏收不足言王仲淹續春秋而帝元魏司馬氏修通鑑而帝曹魏彼皆何人也黜曹氏於盜黜元氏於夷黜武曌書帝房州自餘大義數十炳如日星其有迂回難合瑣屑眇關者讀者求其變略其粗可也毋詞費哉

溫公之於唐末也敘裘甫之平則全采王式家傳敘高駢之惑則全錄羅隱廣陵較之通鑑體製迥不侔也且求之當日事情頗不合也謂家乘貢諛野史修郤誠然誠然溫公弗及詳亦以流言故也文士筆讒夫舌武夫兵真三端哉

文公綱目書楊子雲責之備也恕狄仁傑原其心也仲尼謂臧孫不仁三不智三然春秋世遠出文仲下者夫子亟稱也而以文仲之賢而弗爲少諱弗幾乎刻乎噫未可以淺近論也

丘文莊之續史綱也紫陽之法有所局焉未竟者引而伸之矣有所蓄焉未發者曲而體之矣其矛盾之小者其符節之大者也故吾常謂春秋之後有朱氏而綱目之後有丘氏也

陸文裕之輯史通也因劉氏者十七續劉氏者十三繁者削之謬者刊之俚者文之真子玄蓋臣哉

自司馬之為通鑑也漢唐而上昭昭焉自通鑑之止司馬也宋元而下泯泯焉間有續者數家而弗能詳也夫皇朝綱目續矣而茲猶缺也若之何可後也

獻吉之論史欲槩蔚宗而下而筆且削焉元美之論史欲挈子長而上而刪且潤焉識則偉矣亘千年而下而有若人乎吾弗敢知也即有若人而亡於乎毋困於日乎亡見忌於造化乎鬼神乎吾弗敢必也噫史書佔俾一

筆叢乙部

史書佔俾二

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外篇

創者義農耶治者堯舜耶家者大禹耶征者湯武耶仙者廣成耶聖者尼父耶上古帝王兼總二三斯為極盛而軒轅氏六者具焉神哉其德乎異哉其時乎盛哉軒轅氏之時也而微有憾焉夫義農欲治而未能堯舜能創而弗值也皆時也而有熊適當之而際榆罔之衰也蚩尤之暴也征伐之功大於湯武而揖遜之迹減於唐虞也亦時也葛洪曰古聖人有輕天

下者有治天下者惟黃帝兼之而不知有熊所兼者衆也

世知項橐八歲而師孔而不知蒲衣八歲而師舜也甘羅十二上卿少矣而伯益五歲掌火尤少也唐文十八創業少矣而放勳十六配天尤少也王融之艷鄧禹奚爲哉

二代而上享國之永者周也三代而下享國之永者漢也夫周積德累仁遠矣夫漢除殘伐暴正矣夏商湯禹崛起周則二聖相承也唐宋隋周重臣漢則匹夫無位也而周重之周公也漢重之光武也是三文王而再高祖也其享國之永宜也

皇帝王霸古今升降之會也其世有隆污故其號有等差其號係於世也其世弗係於號也稱而久焉熟焉于是乎號之差等爲世之污隆矣

虞夏商周奉天革命代自爲稱靡沿襲也三代而下惟漢得之魏晉六朝五季之君率緣舊號唐宋混一亦皆因之何耶夫漢之名猶地也

昭代稱明近無所因遠無所襲厥體冠裳厥義鴻遠偉哉光絕百代矣

三代而上之爲帝王者視其德三代而下之爲帝王

者視其才漢祖之才高光武之才密文皇之才俊項羽之才雄先主之才踈孟德之才狡

三代而下儒之用世者得二人焉漢光武蜀忠武也光武儒而帝者也忠武儒而相者也且俱能將也儒之用斯其烈也唐文皇之文也能將矣能帝矣成康之治所自致也是又能相也然才人非儒者也

帝王受命必有禎符芒碭之雲龍文五彩近之矣蛇當道魚腹之文乎嫗夜哭叢祠之嘯乎至良一策士滄海黃石胡紛紛也世祖洞達光明赤伏致累家法哉

夫唐宋

昭代之興也咸亦有聞矣而人無弗信者惟其足信也

高之輕士也武之雜霸也西漢之事功釀于此乎光之禮賢也明之養老也東京之節義釀于此乎唐文稅故唐一代鳴詩歌宋稅仁故宋一代言理學

漢文短喪而魏文終喪梁武佞佛而周武剗佛二文二武皆英主也而得失天壤也夫拓拔宇文鈞夷狄也求王政于三代之後僅二事足徵焉能無爲中國媿也

人知漢武之表章六經而不知梁武之訓釋六經尤勤且力也二武帝才略同文藝同好方外同一佛仙漢武窮兵一念悔而令終梁武寢兵一念渝而致亂漢夷狄亡君矣而南北有魏文也周武也唐夷狄亡君矣而金元有世宗也仁宗也其盛則宜

丘明以尹氏爲隱母公羊以尹氏爲世卿史記以共和爲相號竹書以共和爲人名夫尹氏男子也而或謂婦人共和一人也而或謂二相史之至矛盾大可笑者若此而將安聽哉夫四書之文亡他籍可取證也其文義則順弗順昭昭也吾從其順者已矣胡安國羅

必各有辯

楚莊秦穆眇矣宋襄亡之弗暇而霸云乎哉昆吾大彭豕韋異代也若存若亡也亡已則悼以易襄猶庶乎其可也班固以齊晉秦楚及吳闔廬爲五伯

桓文五主之霸皆尊王也而皆挾詐也故皆矜霸也然霸有二功與力也桓文功有餘而力未足也其蚩尤共工后羿秦政楚羽乎五者霸之盛也古今之力靡以尚也

自楚之弱而吳始強吳之強也未幾而於越隨勁矣自遼之衰而金始橫金之橫也未幾而蒙古浸盛矣

天道可畏也哉

甚矣宋之可笑也襄圖霸於前而覆於楚偃圖霸於後而滅於齊襄曰王道偃亦曰王政祖也孫也其一揆夫

春秋之世而真能柔楚者悼也桓文弗與也戰國之世而稍能抗秦者趙也齊楚無譏也

晉岸賈之夷趙宗其罪專也其意則張公室也而後世以費無極班之魯行父之逐莒僕其詞正也其事則竊上權也而後世以臧孫辰匹之漢翟方進構陷陳咸等亦執斯語當文仲之立言也豈以爲奸雄地

哉

六國之世無君矣然弗盡爾也趙之武靈也惠文也燕之昭也楚之威也齊之宣也皆能振也武靈之強國惠文之用人昭之雪耻威之合從宣之禮賢其事可紀也而武靈殺身餘皆早世天有意於秦乎人乎奚與也

戰國之世能與秦抗者趙而已主父微服入關有圖秦之心焉弗歿沙丘六國之勢未可知也惠文任頗服齊任奢救韓任藺挫秦澠池之會卽昭之強無少懦也戰國之令主也頗奢相如皆拔自微眇者也知

而用用而弗疑而卒取效五霸之事弗過也孝成繼之衰焉惜夫

戰國之凜然者吾得二人焉王蠋申包胥是已非豫讓謂也戰國之超然者吾得二人焉魯連張孟談是已非范蠡謂也

夫蠡之事越也非不久矣闔廬之強弗聞以其君輯也夫差之忿弗聞以其君釋也會稽之棲幸詔在也弗爾計安出也以美色蠱人之國以陰謀剗人之社義仗言執者乎

吳之求成也句踐猶有心焉從而贊之報曩日焉可

也援桴隨之必滅廼已胡其忍也以烏喙目其君以貨財汚其身至齊復爲田常篡其國甚矣人之好亂

也

蠡事與胥迥異吳弗可以釋越弗可以弗釋吳

仲連義不帝秦甘蹈東海孟談奮身救主超然五湖彼非有所畏也蠡之去越畏心耳三遷亡一善狀特以貨稱致子殺人而復救之其事汗其識悖

晉之衰也萌于士匄乎楚之衰也萌于屈建乎晉卿大夫自衰而起亡非賢者匄爲政而名義淪二執繼之皆亂人也餘斗筭亡足筭矣建秉甲以求諸侯楚圍襲而甚之卒禍其國

戰國四君孰不藐平原乎然秦人挾豺虎之勢握之乎掌股之上以索窮厄無歸之魏齊而卒弗子者則疇其人也長平之役在任趙括不在受馮亭令頗齷相拒武安空國而出而諸侯乘釁以入視函谷猶太窾也春申是辯士非俠士孟嘗是俠士非義士信陵是義士非曲士秦前後出兵惟長平最為竭力蓋攻趙之衆不下六十餘萬關中銳士盡矣若王剪攻楚秦已得天下半不足言空國也

起剪頗牧班乎良哉牧也扶弱趙却強秦才優三子矣至忠而被戮則宋之武穆弗加也勝歇文忌班乎偉哉息也振殘魏驅暴秦才絕三子矣至信而見疑

則魏之陳思一律也牧死豈直惟亡趙忌死豈直惟亡魏并亡六國矣

鴟夷望諸皆舊臣也員留而戮毅去而生毅為得乎淮陰留侯皆功臣也信留而族良去而完良為得乎噫難言也員與光君臣之暱手足腹心弗喻也目吳之沼而恻然外國情乎非以死殉亡可者毅之去則善矣漢以羽視信信一日在漢一日憂乎卽北走胡南走越其能免也善為信計者非文子之祈則文信之藥而已悲夫

太史傳刺客五人其道皆亡足論也其志其事則得

失難易差焉沫債軍喪地罪弗免誅葵丘之會非盛
有甲兵之陳也提劍劫之成則倖生敗不虛歿蛇鼠
之知壯夫弗爲已政于嚴氏受恩非素而能終其母
之年念其姊之戮殺身皮面志足矜也而倉卒一呼
事猶易也軻也衷七首入虎狼萬戟九關聲色亡動
至肢體分裂嘻笑自如非蓋世之勇孰與斯乎專諸
所刺王僚所爲吳光厥志厥事成瑣瑣也非荆聶比
也讓則余別論詳矣

刺大亂之道也萬弗已而用之則視其刺之是非而
已劫桓逆干順也弑僚下賊上也殺累私害公也沫
以亂逭刑諸以亂濟慝政以亂快仇皆亂之亂也且
也桓可義奪遂出忿爭光匪廢逐三子者之刺亦可
以已乎哀哉丹也燕社稷旦暮墟矣丹思所以濟之
而萬無策也僥倖於一刺詎得已哉政殛蘇嗣可以
息黔黎延周脉秦亦未至遂亡軻之垂中而弗中也
天也世人燭成敗弗燭是非故軻爲笑資而沫爲大
勇悲夫

羽之覩秦曰彼可取而代也季之覩秦曰大丈夫當
如此矣劉項之志可知也立懷者梁非籍意羽破漢
興懷迄無恙季能一日終北面之義乎曰季雖弗臣

未必爲桀之舉也則秦之於赧魏之於獻亦有辭乎夫淮陰彭越君臣之分已定也漢未嘗置之地上也況義帝其素所君也

高帝戰勝攻取經國致治事事不如文皇然而文皇弗能爲高祖也以高神略懸斷平勃固其餘事歡也顧亦能焉侯景彭樂庫狄干斛律金慕容紹宗若鑑而燭也文皇智籠一世終以勳失之知人豈曰易哉

文皇之出勳蓋有由焉英衛之才非遇文皇皆有以自立者文皇少於諸將其將終也一時征伐功臣盡矣勳僅存而高孱文皇蓋有所慮也故出之以探其裏而因循則殺之蓋文景不能無慮勳而又不欲爲高祖之殺韓彭勳行而太宗之疑釋且殺之無名矣侯景之事其必至者也武氏則全未形也文皇之出勳卽景之慮非紹宗之慮也蓋欲高以位結其心非冀其力也夫文皇豈區區趨步神武哉

將之道曰智曰勇而已古今聖於勇其項籍乎聖於智其韓信乎勇而困於智雖萬鈞猶匹夫也羽之勇無所事謀而敵之謀亦無所施智而籍乎勇雖百勝猶恒技也信之智無所事力而敵之力亦無所用而漢高者又能使籍失其勇信失其智才愈高衷愈隱

業愈盛德愈衰矣

垓下之戰楚事去矣非信之智能覆羽也然漢不得信未可知也以全智遇全勇必其勢皆全優劣庶幾定也夫其勢全者又必其鬪確夫劉曜擒於石勒高昂沒於宇文豈其勢有強弱哉鬪有確不確也

宋義之鬪秦趙也實畏邯欲觀成敗耳邯舉趙義且棄軍走孰承其敝乎至不卹士卒置酒高會大言凌羽蓋以口舌得官妄庸豎子羽殺義羽刃污矣凌敬規建德毋救鄭尤謬唐克鄭旦夕鄭克則夏望風靡矣

項王喑鳴叱咤千人皆廢然東城之役灌嬰以五千追之雖殺傷過當卒自頸勢也垓下之戰漢兵亦六十萬非淮陰在軍鮮不爲靈壁矣第信亦非羽敵也楚之謀臣亞父而已然其謀得與失蓋相等焉其謀之失者一曰立義帝其謀之得者一曰圖沛公以陳涉之庸也大呼澤中從者百萬智如梁勇如籍乃使立楚懷而君之梁歿籍苦戰以定天下於懷無尺寸假也雖然君之矣而弒之以成漢之名可乎其圖高祖也識天下之大勢雖羽弗如也世之俚儒堅執以爲笑端夫沛公歿至今數千年無二沛公也當時可

知也曰天將啓之矣其可廢與噫斯語也他人則可
亞父則不可

沙中一擊子房報韓之義盡矣祖龍歿秦鹿失天下
之勢非劉則項百韓成足輔乎以燒絕棧道爲爲韓
者迂甚也則韓成而在柰何興漢而復韓故封良志
也項滅信誅何辱良弗去將次及焉獨爲韓乎哉

良平皆策士之雄也夫三傑之目首留侯而六出之
奇專曲逆何也良洞悉天下之幾平巧濟一時之變
夫捐金草具雲夢僞遊良弗屑也非平也疇則能之
昭烈伐吳孔明嘆孝直在不令主上及此達良平之

事者可與繹諸葛之言矣

淮陰登壇高密仗策武鄉分鼎懸斷未形毫髮不爽
胡其異也高答吕后亮屬后主歡囑文襄懸斷身後
毫髮不爽又胡其異也

高舉平勃而吕后再問而高弗答也亮舉禕琬而李
福再問而亮弗答也夫終平勃而漢無事矣奚以答
也終禕琬而蜀幾亡矣奚以答也智哉高乎悲哉亮
乎

武鄉亟矜伯約論者以爲失焉觀亮遺言第舉琬禕
而不及維料之審矣然維于亮要不負所知也以禪

之庸皓之佞非維蜀久亡矣艾云乎哉
陳豨非黥布輩也征豨平陽絳灌之事而高卒自將
淮陰之死可知也彼其以呂自解哉淮陰墮其術可
也而後世亦墮其術何哉

章邯白起之亞也劔于羽而名弗稱龍且黥布之徒
也滅於信而勳弗立楚之可當一面者且耳破九江
救田橫他弗任也且歿濰水羽始大懼遣人說信及
越反梁無可使者自往擊之卒失成臯楚以亡故吾
嘗謂增去而楚無大臣且沒而楚無善將難爲碌碌
道也

甚矣漢高之智也斬丁公使天下戒其爲臣是天下
咸爲所欺也斬丁公使後世予其爲君是後世咸爲
所欺也

夫荀吳之殺鼓人也吾予其義夫句踐之殺吳宰也
吾予其公何也鼓人以城叛而吳未嘗受也嚭之存
越也以貨其亡吳也以讒故嚭于越無親而于吳劇
寇也戮之宜也若丁公于漢高也爲利乎於項氏也
爲讒乎季之脫於厄也爲德乎爲仇乎律之荀吳句
踐無一合者也夫高之虐於刑也其浮于政矣夫
仲尼曰以直報怨雍齒之侯直乎以德報德丁公之

殺德乎夫假齒以示恩也假丁公以示法也假之而足以成其私則匿怨可也忍心可也夫高之末年叛者蓋九起焉而卒斃於黥布之矢也視光武太宗何如哉則挾詐者信有時而窮也

夫項伯以私漢封誅不忠乎夫鄭君以名籍逐誅不忠乎夫項失天下其故多矣謂由丁公俾藉也都三秦任亞父雖無事漢可也夫季布忠楚者而髡夫鍾離忠楚者而戮夫丁公胡足惜也惜後世欺于漢

百戰百勝而得天下者唐太宗也而項籍以勝而失之百戰百敗而得天下者漢高祖也而昭烈以敗而失之固人也亦天也

昭烈間關於袁紹呂布劉表曹操之間困矣而氣不衰也敗矣而望不挫也魏武以天下英雄推之魯肅以天下梟雄名之周瑜陸遜程昱郭嘉咸惴惴焉胡先聲之震如此也迹昭烈平生言論風旨蓋猶有帝王之度焉遠非孫曹等也雖其才弗逮亦炎德之將終與

魏武因弱爲強不階尺土幾一海寓其人不足論才足稱也孫權自守虜耳籍父兄之業亡能尺寸廣也使昭烈處權所就當止此乎蘇氏以劉不如孫非也

甚矣眉山父子之勇於論也責昭烈不能死敵又謂棄荊州入巴蜀吾知其無能爲也炎運灰人望絕曹氏之業已成非暴秦新莽比也而責以高光之事可乎劉虞不受帝號迺心王室其伐公孫也但令取瓚幾於行一不義殺一不辜不爲濟乎否也夫先主武侯人傑也而匹夫諒哉

漢之末造操所憚者備也不在權也權所憚者羽也不在操也故昭烈不能有荆於先而壯繆不能保荆於後也

赤壁一戰之後吳君臣不憂操而憂備矣襄陽旣克之後吳君臣不憚操而憚羽矣而昭烈忘之壯繆忽之武鄉亦姑置焉天乎

一軍宛洛一軍秦川諸葛初議曷嘗棄荊州哉然而其地彈丸也其形四戰也進攻可也胡以守也必兼益部之饒挾漢川之險庶進而攻可以復中原退而守可以堅鼎足此豪傑萬全之識而後世顧紛紛焉司馬所以賤腐儒也

荆天下重地豪傑所急也然未有以荆取天下者無論劉表蕭銑馬殷輩以楚成之強莊之伯靈之貪玄之橫友諒之桀而中原不能尺寸也夫蜀誠一隅然

秦得之輕諸侯矣漢得之壹四海矣孔明自昭烈卒
出祁山六馬曷謂欲長守蜀也司馬徽所斥腐儒其
呂溫蘇洵等哉而惜乎未有執余說以破之者自餘
瓊若薛能鄭如幾俞文龍輩吾何譏焉

亂漢之賊吾不曰董卓李傕而曰賈詡亡漢之賊吾
不曰曹操孫權而曰呂蒙當卓就誅也漢幾定矣詡
策催襲害王允而漢紐瓦解及操議遷也漢幾復矣
蒙策權襲害關羽而漢社瓜分

復漢羽一人弗任也取襄樊扼操胸矣吳蜀兩臂夾
而攻焉卽操能守關中原非魏有也復宋飛一人足
任也擣汴洛褫木魄矣韓吳用帥角而逐焉卽本能
絕塞中國非金有也而蒙也以詭襲之檜也以和尼
之天乎酷哉

亮之才勝羽十倍矣而由蜀攻魏則勢不便相萬也
故六出而身殉之浚之才下飛數等矣而以宋圖金
則力不敵相百也故三敗而國隨之

羽歿踰月而蒙殲天欲亡漢故以蒙襲羽又爲羽滅
蒙也羽精忠大節而世有責之備者蒙鼠迹狐踪而
世有贊其能者吾所爲廢書太息也

姜維之討賊偉哉中原難復也夫人辯之矣維竭一

身以殉之雖劍猶勝也李訓之誅闖強哉中貴難鋤也夫人辯之矣訓出萬死以圖之雖私猶公也

郁離子云六朝五季之君而遇漢祖不能與布越伍而況乎能南面也青田本色語哉然其中亦有等焉劉裕才力錚錚孟德仲達之亞處宋祗祖地弗優爲乎齊梁陳氏下矣廼隋文之經國撫世未易忽也五代諸主鼠竊之餘氣象施爲又齊梁陳氏下矣惟柴氏意度頗自可觀

拓拔燾之力足以壹天下而南之世非叔寶也爾朱榮之才足以壹天下而北之世非隋人也以隋文而遇叔寶雖欲天下亡混壹弗可得也

秦堅之取晉以迫失之隋堅之取陳以緩得之秦以六十萬而奔可謂拙於用多隋以兩八千而勝可謂巧於用寡其故何也隋有將秦無將晉有備陳無備

秦符堅之量也魏孝文之文也謂夷狄無君吾弗信也慕容恪之貞也斛律光之毅也謂夷狄無臣吾弗信也夫世之稱四子也以才吾之薦四子也以德

江左諸人風流籍籍視北霄壤也廼廟堂之上有王景略乎帷幄之中有崔伯深乎景略升孔明之堂伯深入子房之室者也夫豈直六朝唐以後絕未觀也

魏之有崔浩也豈直留侯哉其淹貫典墳研精翰墨
曉暢星曆博習方書執能之美幾諸葛矣然而超然
之智弗若良廓然之量弗如葛也夫是以及也

浩之備載國書也紀實也排擠佛教也崇儒也自六
代至唐史有弗虛飾乎儒有弗異端乎齊史書崔孟
軻闢墨百代瞻仰浩以直筆覆宗世但惜其才執緇
流至謂釋氏之報燾亦旋歿盜手刃出腹中快哉有
天道焉

邢巒魏之儒者而功名烜赫世但知其將也楊愔齊
之文士而幹用優長世但知其相也巒不以將顯樊
深劉焯等爾愔不以相顯邢劭魏收等爾卒魏良將
無過巒者齊賢相無過愔者世以儒者鮮通文士爽
實余獨惜二子以將相掩其平生也

援於績弗得遺也雲臺外之以嫌乎武于班弗得錄
也麒麟殿之以節乎彼自以太公乎而咸未盡也次
援於鄧吳次武于霍丙豈不亦廓然哉夫瀛洲而敬
宗與也吾弗能愛其才也補孝孫十九矣黜許而仍
十八後世必有躉余言者

以秦之慝也然而不弑周赧也以政之殘也然而不
弑六王也裕也于故君則再弑焉于降王則駢戮焉

裕之慝也過于羸而殘也烈于始矣

古今殺降之甚者莫甚于唐高而項羽白起弗與焉
薛仁杲降則殺之王仁本降則殺之蕭銑降則又殺
之其他蓋不勝數也項羽未嘗殺沛公白起未嘗再
戮降卒也或謂出太宗意夫頡利擒而太宗弗殺也
然胡以弗能救與劉文靜歿且弗能而況數子也

唐高祖之謀之于李密勇之于竇建德詐之于王世
充皆弗如也而以子勝之劉武周薛仁杲羣盜靡耳
非建德輩也李密有英雄之度而一敗弗能振建德
故匪太宗敵然當救鄭有必勝之勢何至如拾芥也

帝王天命此可以觀焉

文帝之于高麗也未嘗不旦夕留意焉遼左之歸練
兵勵士史不絕書遲以暮歲平攘必舉蓋蘇文必磔
非若漢高之困於冒頓置之度外弗校也而儒生類
以爲衄何也夫自司馬氏通鑑出而人之讀史者希
矣

三代而下當大任而弗動者疇其人哉漢博陸也唐
梁公也宋忠獻也若至公亡比盛德自然近於已正
物正者吾必以汾陽亞武鄉焉司馬粹乎其衷也希
文廓乎其度也用皆未究惜哉

論相於唐虞之後伊尹周公諸葛至矣漢蕭曹丙魏唐房杜姚宋李王文富韓范司馬其庶也漢之相以質勝唐之相以才勝宋之相以體勝

西漢將才東漢將德高以才勝故將亡非才者光以德勝故將亡非德者聲氣之感捷桴鼓哉夫西漢諸將多羣盜高之起亦三尺也東漢諸將多儒生光之起亦一經也德也才也咸有自也

唐之將以才勝近西漢而弗如其雄也宋之將以德勝近東漢而弗如其雅也太宗之才過其德執祖之德過其才甚矣下之從上也

義兵不尚詐謀成安君死泚上矣諸葛氏之八陣一何堂堂正正也唐郭汾陽之御衆大而公宋岳鄂國之行師義而肅論兵于三代之下三君子其上乘乎論將于三代之下三君子其至德乎

唐之林甫宋之檜宇宙大奸之首乎奸之誤國也有柄而弗才者有才而弗柄者有柄且才而弗久者林甫檜兼之故其爲禍烈也林甫擅于朝而祿山懾弗敢動張韓諸帥之兵一旦解於檜而曾弗知也其才百盧杞什蔡京胡敢望也

漢之有卓也梁之有景也唐之有溫也略同也亂同

也惡同也報同也古今大憝之魁乎操懿裕堅國之害重而民之害輕安史巢勛民之害大而國之害小莽也兼之而始猶飾也

惡之窮天地亘古今者誰乎而武照是已吾求其庶幾萬一者于數千年史冊之間而弗復覩也意者亘數千劫之前有之乎吾知其惟照獨也合蚩尤商辛王莽董卓曹操朱温蕭鸞趙高林甫秦檜而爲一足以當照乎惡未也

墨武所製字後人遵之非也

魯之兩姜氏也人知之矣知唐之有武氏而弗知唐有兩武氏也知魏之有馮氏而弗知魏有兩馮氏也

兩武氏俱殺子矣兩馮氏幾再弑君矣武則折而馮則誅故弗彰也

甚矣女禍之易于襲也而繼之者皆弗終焉天之道一已甚矣可再乎魯之兩姜氏也魏之兩馮氏也唐之兩武氏也姜之弑馮之淫武之殺子若一轍焉夫有所受之也然姜戮于齊馮誅於魏武折於唐鈞弗若前之成也夫馮之後有靈也武之後有韋也成矣而弗能享也信天道之弗可再也

夫亡秦者胡秦以匈奴而不知爲亥也亡唐者武唐以君羨而弗知爲墨也則詎非天哉夫亥之事微而

匈奴顯也固非始皇所能逆也夫君羨何能爲而嬰之爲武爲女昭昭也且淳風言在宮矣以太宗之英武明燭萬里而目睫弗能察也則詎非天哉漢之后賢者與不賢者半乎呂之惡也馬鄧足以當之唐之后若武若韋亡弗惡矣而長孫后弗臨朝也故其賢弗著也宋之后若高若曹亡弗懿矣而楊后弗臨朝也故其慝弗著也

宋之創業中興其君皆弗漢唐若也而母后之賢獨盛焉宣仁之懿其猶在和熹上乎杜之金匱幾一言喪邦矣宋人止稱高曹向孟有以也

戰國之士之立言者一何衆也而亡弗傳者彼曷嘗有意於言哉無論孟荀卽莊列管商申韓韋翟彼所欲傳者其術也寄之乎言焉耳矣然而其術弗傳者術偏也其言傳者言古也

春秋戰國齊魯晉鄭楚宋之間蔚乎其文也秦靡一焉卒以代周文勝極而質反也夫一李斯也文于逐客而弗文于嶧山噫可推矣

叔度閔冉之流也而世少其立言焉仲淹游夏之匹也而世多其立言焉少者恨之多者惜之也夫漢末節義之區也卽靡立言推者推矣挽者挽矣叔度雍

容令譽其享則宜唐初功利之藪也房杜諸人其無能詡揚師德審也無中說有仲淹哉信言弗可也已操之略過孫吳矣而亮以彷彿孫吳白之才過庾鮑矣而甫以擬倫庾鮑古人虚心曩哲故其就益高也後人蔑視前修故其造益下也

文人無行信乎太史雪李陵少陵拯房瑄憂憂乎難哉陳思之憂國韓愈之格君無論白從永王踈矣然而非逆也柳黨叔文躁矣然而非奸也

謂長卿封禪貢諛信乎弗貢於生前而貢於死日彼欲以奚冀焉謂子雲美新漁進信乎弗漁於少日而漁於暮塗彼欲以奚爲焉夫封禪見謂名高而弗知聖王弗繇也夫美新見謂明哲而弗知節士弗憚也是二子之蔽也夫漢俗急功利躁而獲者夥矣獨二子恬然而宋人以文士故加惡聲而弗原其衷論其世悲夫

史書佔俾二

筆叢乙部

史書佔俾三

筆叢乙部

安定胡應麟著

冗篇上

學者多譚五霸而不得其說於桓文之外于是取昆
吾乎夏取豕韋取大彭乎商以合乎周之齊晉而五
之自遷史夏商本紀既絕弗載而春秋秦漢雜傳子
書又往往掇拾其一而軼其二三是以後世之惑滋
甚蓋余讀汲冢紀年而始得其說焉夫伯之取稱其
大旨二諸侯而有勞王室錫之茅土俾專征伐而人
服之若文王之爲西伯是其伯伯以功也諸侯而弗

共王室恃其强大自尊征伐而人畏之若共工之伯
九洲是其伯伯以力也自徐偃宋襄攘竊仁義卒以
削亡爲天下笑而戰國之君盛以甲兵土地相凌于
是乎孟軻氏出大明王道以辟之而伯之云者祇以
爲尚力之事槩之三代盛時之所謂伯迥不侔矣考
竹書所紀三氏其始之伯也要皆得之於功而其末
之亡皆失之於力者也夏仲康六年錫昆吾命作伯
帝芬三十三年封昆吾氏子於有蘇帝癸元年昆吾
氏出居許帝癸二十八年昆吾氏伐商三十年商師
征昆吾三十一年商克昆吾此昆吾氏之始末紀于

竹書者也夏孔甲元年廢豕韋氏使劉累豢龍帝昊
元年使豕韋氏復國商外壬四年邠人侁人叛河亶
甲元年彭伯克邠五年侁人入于班方彭伯韋伯伐
班方侁人來賓祖乙元年王卽位自相遷於耿命彭
伯韋伯武丁四十三年王師滅大彭五十年征豕韋
克之此豕韋氏大彭氏之始末紀於竹書者也合前
後而較之昆吾也豕韋也大彭也其詳不可得聞其
興滅之大都槩以具矣夫昆吾氏之伯伯于仲康之
代而亡于桀豕韋大彭之伯伯於亶甲祖乙之代而
亡於武丁夫昆吾氏其興弗可考自彭伯韋伯之命

于商而昆吾氏可知也大彭豷韋其滅弗可考自昆吾氏之黨于商而豷韋大彭可知也然則世之譚五霸者以其始之以功伯而合之桓文乎則可以其末之以力伯而合之桓文乎則弗可夫桓文固尚力而厥功實弗容掩也迹三氏于始則類迹三氏于末弗類也是昆吾大彭豷韋齊桓晉文之說也

春秋戰國之世文士之好奇不已甚哉自古中興之烈亡大于夏少康者粵自襁褓之中已蒙大難流離竄匿四十餘載迄以一成一旅復夏舊物而光大之彼其崎嶇有虞仍鬲之間所爲布德兆謀蓋將靡所

不極而史遷本紀盡逸其文後人求之弗得遂舉離騷天問荒忽謬悠之說以實之夫夏自太康距于夷昇寒浞篡于有窮中間喪亂因仍世已三易而浞與過澆狡力相資滅斟弒相跨據都邑視王莽桓玄之禍弗啻十倍豈一刺客一虞人之任哉少康履歷僅見左氏而首末弗詳惟汲冢紀年差備復夏之事第言伯靡自鬲帥斟鄩斟灌之師以伐浞世子少康使靡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戈少康自綸歸于夏邑其事雖不可詳考要皆王者正正之師至如離騷所謂襲女岐縱田犬則絕不見于簡編也離騷所問

蓋齊東里社鬼巫虛謬之談屈子放逐無聊感而筆之以問後世世儒不能辯斥而好奇如沈約者又引之以釋紀年遂使少康靡艾萬古中興之績下同孟嘗郭解之儔余不得不辯之

三代而上史書名氏之譌衆矣其最大而可疑可疑而弗可弗辯者亡若伯翳之與伯益自史以伯益佐禹以伯翳先秦司馬貞張守節等並疑其謬而莫能援明証以折衷之故歷世紛紛迄于今伯翳伯益爲二也夫使伯翳伯益若共工倉頡栗陸容成鴻蒙雲將齧缺之屬荒忽茫昧而不足有亡則可誠禹之佐

舜之輔而秦之先則其所係世道何如者而可弗定于一也史遷秦本紀云大業娶女華女華生大費大費佐禹平水土輔舜馴鳥獸舜妻以姚之玉女是曰栢翳爲秦之先夫禹作司空天下之大任佐禹濬川天下之大功藉令非伯益而別一人則尚書載之當參咎陶伍稷尙矣今考虞廷臣庶四岳九官十二牧輩靡不具載於書而伯翳之文獨不經見以史所稱平水土者質之乎書則借秦鮮食益事也以史所謂馴鳥獸者質之乎書則掌火作虞益官也然則尚書所云伯益非伯翳而誰也秦紀所云伯翳非伯益

之誤耶蓋伯與柏其音同秦本紀作柏益與翳其聲近故

史記誤以一人析而爲二猶幸乎其人雖二而其事

則一也然而大費之云又胡以稱也則吾嘗讀汲冢

紀年而得之竹書紀啓卽位之二年費侯伯益出就

國夫史記先稱大費復稱伯翳伯翳爲先名則大費

爲國封矣大費爲國名則伯翳爲伯益矣卽竹書一

簡而伯翳伯益大費舉不待辯而明而司馬貞張守

節皆置弗道彼索隱者惡在其爲索而正義者惡在

其爲正也正義陳紀中亦言二人本一而秦紀陳紀世家並不言按山海經劉歆序先稱伯翳復言伯益其爲一人明甚而太史氏之誤不辯自明矣然正義亦不引也

蘇子瞻論周之失計莫甚東遷而以靈王神聖諸侯

服享爲証此但據子朝之書而弗及詳論其世也靈

王之世孫甯出君而莫能討崔慶弒君而莫能誅陳

生伯輿爭政而莫能斷至假列國大夫以聽訟于王

庭其紀綱名分幾于蕩無一存矣穀洛之闕王欲壅

之太子晉之諫可謂切深而王卒弗能用也終其身

政事可見惟聘后致命于齊而已神聖服享果何在

哉善乎唐李翱之言也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不

能以天下取河北夫唐之弗振豈亦東遷之罪也夫

太子晉一言晉人遽欲舉侵地而返之俾弗蚤死成

宣之治可復孰謂東遷計失哉

自文王釋羑里之囚紂錫之弓矢得專征伐世遂以文王爲西伯至戡黎一事咸曰文王是舉將以震紂而萌其悔心也噫文王三分有二以服事殷仲尼至德之嘆蓋倦倦焉一旦甫釋囚繫而輒有戡黎之舉若句踐以美女秦吳而兵隨其後者孰謂文王之德頗爲是耶且紂當文王之時三仁未亡天命未絕諸侯八百未會而文王遽稱兵以獵其郊視後世亂臣賊子舉晉陽以清君側者復奚異哉元儒金吉甫氏獨引膠革之言直以戡黎繫之於武而文之心始暴

白于天下萬世然膠革之言足以証西伯之爲武而不足以証戡黎之爲武也余考汲冢竹書帝辛四十四年西伯昌薨四十二年西伯發受冊書于呂尚四十四年西伯發伐黎自武王之立以至克殷始終西伯之外無別稱焉于是始信戡黎之舉灼然出于武王而文之以服事殷沒齒嚙無纖芥可以刷百代之疑矣金氏前編多引竹書獨茲事關係非眇而紀年所載彰明較著特爲愉快人心而偶未之引豈考覈有所未至耶

甚哉三代而上史氏之說之不足憑也司馬遷列傳

七十而首伯夷而其傳伯夷也始之以逃堯之文卒之以伐紂之諫蓋歷數百千年未有核其實者也夫逃堯之謬有識槩能辯之獨伐紂之諫其所關涉甚鉅宜其所紀載特詳乃遷所取証茫亡一馬而世之儒者萬喙壹詞卽博涉自信如宋羅泌之流亦僅啓其端而其說迄靡竟也夫三代之書遷所取証者六經孔孟之外國語短長莊荀韓呂數子已爾孔子于夷則賢之矣孟子于夷則聖之矣而未嘗概叩馬之事也孔子于夷稱其餓矣孟子于夷述其清矣而未嘗概叩馬之言也采薇一歌足發明武未盡善而孔則刪之食粟之耻有大於不聽惡聲而孟則置之揆之事理胡刺謬也先秦之文詳于識文武者宜莫踰左氏勇于非湯武者宜莫踰莊周而左國諸書言者弗引莊列諸書引而弗言書出于漢之後而足以証周之前者汲冢而汲冢諸篇又始終亡一語及也然則叩馬之諫太史氏所采據果何書也夫三代之書其傳于后世常寡而三代之迹其軼于上古常多至聖賢大節未有不具載于六經而互見于子史者若之何合六經諸子諸史而茫亡一証也故吾斷以爲夷齊無叩馬之說也然斯語非遷創之蓋戰國遊談

之口而遷信之太果也夫戰國之談其起于見夷齊之遜位而遂疑武王之有爭聞夷齊之居周而遂疑伐紂之當沮因委曲傳會而爲是與夫叩馬一節在夷齊誠優爲而君臣父子一言足以樹天地古今之大戒願以之垂訓則偉而以之紀實則疎也則君子之讀斯傳者尚亦取其言而姑略其事也哉

仲尼曰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餓之云者蓋以夷齊遜國而貧弗若景公之擅國而富曷嘗謂餓而死也夫孔子餓於陳蔡靈輒餓於翳桑而皆未嘗死胡爲乎首陽之下夷齊獨死于餓也食粟采薇其因餓之一言而附會歟夫武王非復諫者二子之難難遜國弗難叩馬難無怨弗難采薇莊周稱夷齊之咸陽見武伐殷曰天下亂周德衰不若避之北至于首陽之山遂餓而死此太史之說所從出然莊生口也而亦可以証其無叩馬之事矣

夫春秋之世之亂也而忍言哉蓋君臣之義絕矣晉欒書中行偃執厲公召韓厥厥曰二三子不能事君焉用厥也齊崔杼弑莊公人謂晏嬰死乎曰君死社稷則死之若爲已死非親暱誰敢任之韓厥晏嬰夫非春秋所謂賢者哉君父之仇義不共天臣弑君子

弑父殺無赦亡論其職大小也二子身爲大夫驟聞君父之難當率先有衆奉大義而赴之誅元惡以靖國家上也苟不能則死之又不能則去之舍是亡可言者方厲公之執而書偃之召也厥挺然力爭尚庶幾萬一挽回必不得已猶當致命畢力于嗣王之世而始焉則爲克之中立以觀其變繼焉則爲盾之同黨以遂其奸晉尚爲有人乎蓋厥也弗臣而悼也弗子矣夫人臣之義食焉弗避其難嬰之食誰之食也莊弑而弗從猶之可也方莊之未弑弗當諫與迨莊之既弑弗當討與諫而弗行與討而弗遂弗俱當去

與四者之義嬰亡一焉生食其祿死而置之臣焉用哉夫春秋之世君臣道絕矣以二子之事如彼而世以爲賢後世亦卒無有非之者甚矣大義之難明也

豫讓漆身吞炭以媿人臣之懷二心者讓蓋以義士自許也當時凜然義之後世亦翕然義之至蘇氏胡氏直以爲聖賢大學之道甚矣宋人之陋也余以爲讓特刺客之好名者非惟弗知義殆近于弗知耻其所言正以教人臣之懷二心而胡以媿也夫君臣父子一也父有弗子子無弗父君有弗臣臣無弗君孟軻氏論手足腹心報施之道至矣而其言可以訓天

下之爲君不可以訓天下之爲臣可以陳于唐虞然
紂之朝不可以譚于春秋戰國之世以故言出于孟
氏而豪傑猶或非之然而曰犬馬曰土芥曰國人曰
寇讐其輕重之等較若也夫范氏荀氏滅于知氏知
氏滅于趙氏則知氏于范氏荀氏正趙氏之于知氏
也讓以衆人報范氏荀氏則二氏之亡仕他姓可矣
曷在乎仕其故主之仇之後而且爲之盡力也不幾
于寇讐之報報犬馬之視乎夫瑤之未敗果知之讓
擇而事之惡取其知瑤之將敗稀爭之讓默而成之
惡取其賢瑤亡也可以死矣弗死襄執也可以死矣

弗死至再刺而再執也猶弗死惡取其勇俾襄子而
再釋焉將以刺終乎將以弗刺終乎刺而中胡以見
襄子于身後刺而弗中胡以見襄子于生前終止而
弗刺胡以自立于天下萬世故吾直以讓非惟弗知
義而近于弗知耻也其厯厯焉惜其一死務以成其
一刺之名而已於人臣於二心奚有也卽人臣二心
將以讓藉口而又奚愧也夫爲讓計宜何如曰死范
氏荀氏上也死知伯之亡其次也死襄子之執又次
也以刺而報其主則已卑卑再刺而弗行而卒弗死
而欲以漆身吞炭愧人臣之懷二心者難矣哉

以知氏無

人而讓無爲而爲者九謬夫聶政尚不欲顯其名而要離致戮妻子奚爲也

自山東遭秦禍諸侯之得志者三而蘇氏之合從弗與焉孟嘗之臨函谷也信陵之存大梁也趙奢之救闕與也孟嘗信陵俱貴公子率列國以攻秦獨奢起小吏提孤軍大破秦師其事甚偉功甚奇而讀史者忽焉第知奢之勝而已而所以勝弗知也當秦之圍闕與也惠文以問廉頗頗以爲難救何哉闕與之地秦韓趙三國之交秦攻韓而移兵闕與蓋出趙之新意也而趙始發兵救之令秦也據險以拒趙若魏太祖之屯柴壁則趙師阻令秦也扼險以要趙若唐太

宗之襲美良則趙師殲二者皆曉兵所忌而頗位趙上將氣聞諸侯固不肯輕用其名闕成敗於鼠穴也奢則未嘗有戰伐之勲一旦欲翹然自樹勢不容不出死力以見其奇而奢方拔自細微又易以愚秦耳目于是頓兵邯鄲增壘以示吾弱而弛敵之防堅壁以蓄吾威而俟敵之間至于二十八日之久彼師已老而我師方壯然後乘秦謀之往而卷甲以趨之秦欲拒吾於險之外而吾已入欲邀吾於險之內而吾已出比秦人悉甲來攻而吾壁壘已成士有必死之志以久蓄之鋒乘初至之銳勵必死之勇以馳乎疲

勞暴露之師此其廟勝之勢在趙在秦不待智者而決矣或曰奢之勝歷之謀也歷所謂厚其集陣先據北山皆兵家之常偶合于奢而奢用之蓋奢之勝而非所以勝也奢受命出師勝秦固燭鑑焉而待歷乎哉然則廉頗之議失與頗秦所忌奢秦所易也奢將則敵信而弗疑頗將則敵疑而弗信故奢之事頗雖勇有弗能行頗之言奢雖勝有弗能奪也夫道遠險狹頗之言誠未爲失而長平之役亦奢也有以徃之悲夫

晉謝玄與苻堅相拒淝水玄使謂堅請退軍濟師以決勝負諸將不可堅曰俟彼半渡我以鉄騎蹙之蔑不濟矣軍旣退不可止遂大敗秦由是亡後周尉遲迥伐楊堅使子惇與韋孝寬相拒沁水惇布陳二十餘里麾兵小却欲俟孝寬衆半度而擊之孝寬等乘其兵却鳴鼓齊進士皆一當百惇衆大敗迥由是遂亡

符堅伐晉至淝水大敗間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齊沈攸之率衆東下戰敗其子元琰奔還聞城外雀唳亦以爲軍聲

晉桓温伐李勢戰于笮橋不利將退兵適軍中誤鳴

進鼓士殊死鬪遂克之宋世祖伐元兕劭戰不利適
劭將魯秀誤鳴退鼓遂克之

晉武帝太子闇弱衛瓘因會燕凌雲臺託醉跪帝床
前曰臣欲有所言帝問之瓘欲言中止者三第以手
撫床曰此座可惜賈后由是怨瓘周武帝太子昏暴
王軌因內燕將帝鬚曰可愛好老公但恨後嗣弱宣
帝由是怨軌

甚矣攻守之勢之相懸絕也故守者將有不才兵
有不才衆而攻者將之才有無所用而兵之衆有無
所施夫王莽以百萬圍昆陽也而殲隋煬以百十三

萬圍平壤也而潰此其兵莫衆矣則曰將非才也孔
明以十萬圍陳倉而不拔孫權以十萬圍合肥而幾
擒此其將莫才矣則曰兵非衆也光武悉漢將之良
以圍天水而折北神武悉齊兵之銳以圍金墉而殞
身此將非弗才兵非弗衆矣則猶曰敵堅也拓拔英
楊大眼以四十萬圍鍾離而隻輪不返郭子儀李光
弼以六十萬圍相州而九帥盡奔此將非不才兵非
不衆敵非不脆矣則猶曰救至也至魏太武屯百萬
於宋唐太宗聚天下於遼則不惟將之才絕古今而
且帝矣不惟兵之衆極海宇而且精矣

王奔隋煬
兵未必精加

以盱眙小城安市夷帥敵非勅也義隆破膽延壽望風救已絕也然而卒自解者何以故也故曰攻守之勢懸絕甚也有善守則無善攻也而况乎樂毅之將燕昭之兵而攻乎田單之守若之何二城之可拔也而夏侯氏以庶幾湯武然乎否哉

秦之縱反間也第欲將括趙卒將之而括卒覆其軍胡秦之巧趙之拙而括之愚也當孝成之受上黨也議之平原平原以廉頗當起其策之亦審矣及頗失亡堅壁孝成讓之而秦間之人直以頗爲易與且降頗也將四十萬之衆外創於敵而內迫於君是章邯

鉅鹿之勢也縱頗之才足以堅守趙之君臣而聞斯語其能無矍然動哉而當其時孰可以代頗者馬服死安平亡李牧方保塞未知名蓋六國之將舉亡任此不特趙也獨括素喜兵時亦以能將歸之而先是父奢又嘗代頗却秦故孝成平原驟舉之而不惑也夫秦之利在去頗不在任括趙之失不在任括在廢頗頗代而四十餘萬之命已懸於白起之手矣方是時趙之夙將頗外樂乘龐煖二子而已趙不將括而將二子未必不爲芒卯扈輒之續而其敗或速於括未可知也括堅守四旬而救弗至而卒以身死敵雖

不足以贖其償軍之罪較之誤國而降者猶有間也
而世之罪括甚于趙葱騎劫而孝成平原夷于王遷
郭開余是以悲之

北齊司馬子如高隆之孫騰高岳皆爲神武所寵任
當時號爲四貴隋楊雄權寵冠一時與高頻虞慶則
蘇威皆信任文帝稱四貴

史書佔俾三

筆叢乙部

